

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自琅 文/图

“目前，全国夏粮主产省份机具维护检修到位、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5月底将大面积开镰。”
“农业农村部5月25日发布，还有几天全国夏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。”

“预计今年夏收夏种期间，大部时段天气条件有利。”
进入5月，有关“三夏”的新闻报道就开始频繁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开着联合收割机奔向麦香深处的“铁麦客”们也成了新闻关注对象。数据显示，今年投入“三夏”麦收的联合收割机将超过60万台，其中跨区作业25万台。正如从南到北大地上满满的收获一样，他们也是田野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某种程度上讲，收割机开过一片麦田或稻田，我们的粮仓就多了一份底气，“铁麦客”无疑是粮食丰收重要的守望者。如果将时间线拉长，我们还能从中看到国家农机化发展的历程，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，以及小麦收割市场的历年行情。

对于机手个人而言，这又是一份谋求更好生活的职业。有的人加入了这个队伍，有的人选择了离开，还有的人把它当成了终身追求。对于那些更年轻的人来说，选择其实无处不在。

合同与江心沙农场开镰的日子

5月20日，结束了四川邛崃大部分小麦收制作业，留下几台机器扫尾，封心正带领着几十台收割机驱车1000多公里，日夜兼程从四川赶往跨区作业的第二站江苏。他们必须在23日前到达，因为合同上规定，23日是南通江心沙农场开镰的日子。

封心正，江苏沛县人，57岁，当过兵。熟悉的人都叫他老封，合作社里的人喊他封叔。退伍后回到村里当了10年村主任，期间接触到了收割机，如今从事跨区机收作业已20多年。今年4月26日，他和往年一样，带着80多台联合收割机、160多人，从南到北，浩浩荡荡，追逐麦浪和稻香进行跨区收割。

我比老封他们晚一天到南通，当时正在下雨。“上车吧。”他笑着走过来，“要不是下雨得闲，怕是根本没时间来聊这些。”

“我干这行其实跟你们报纸还有点关系。1989年，收麦子主要靠镰刀，当时沛县还没有买农机的渠道，我就专程跑到北京向《中国农机化报》咨询。下了火车出了北京站再找公交车，七拐八拐找到一栋老楼，通过编辑给我的电话号码，买到了第一台收割机——新疆2号，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几十年。”

1998年，封心正组织了沛县湖西农场的几个人，开始到安徽、河南等地进行跨区收割。100元一亩的小麦收割价格，他们一共收了800多亩。尝到甜头的老封从此就觉得干跨区机收是条致富的路，能行。

再后来的几年时间，封心正走南闯北，发现家庭农场和土地承包大户越来越多，就琢磨着跨区作业必须和这些生产大户建立长期联系才能挣到钱。“抱团才能好干活。”2008年又牵头成立了沛县湖西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，试图以更专业、更正规的方式为生产大户服务。

“都有个过程，刚开始我们几台机器几个人，晚上也是围成一圈睡机器边上，怕偷油的、怕偷机器的，丢台机器可要命。白天干活，晚上看机器，挣得都是辛苦钱。成立合作社的好处就多了，最大的就是以合同的形式和农场、公司、生产大户签协议。有保障啦，收割作业的要求也更清晰。”

老封的合作社与江心沙农场签订的合同上标明了收割亩数、价格、时间等等，还有老封和机手们签字的安全责任书。收割完成后，合作社将发票寄到农场进行汇款，老封算了算时间，他们转一圈从南通回到沛县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能收到江心沙农场的付款。

和大部分国营农场一样，江心沙农场原本也有自己的机耕队伍，国营农场改制后也还保留了一些农机协会。但随着对收割高度、损失率等方面要求的变化，农机协会的机器更新换代慢，大型收割机器难以再适应新的作业要求，国营农场不得不寻找社会中优质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进行合作。

今年农场种了近1万亩麦子，全部包给了老封的车队。

5月26日早上6点，雨停了，几台大马力履带式收割机拉开一定的距离，依序排开，轰鸣着下了田。平坦广阔的农场上，已经成熟的矮秆小麦以2.2米的幅度被卷了进去，机器屁股后面吐出打碎了的麦秆。地里还是湿的，履带机的承重很好，机器走得很



洗完的衣服，挂在车上晾晒。



别在车头的跨区作业证。



看见机器停下作业，秦贵婷走到田里准备帮忙。

『联合收割机』上的中国



在这个繁忙的夏天,我们追逐着麦穗成熟的脚步,跟着“铁麦客”们一起,理解“联合收割机”上的中国。

平稳，不用担心陷在地里，矮矮的麦茬上留下一道履带的痕迹。

今年老封车队的机器以履带机为主，开足马力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。江心沙农场老封安排了15台机器，正常情况下全部收完需要五六天的时间。

老封跨区20多年，不能说市面上有的机器都用过，每一代收割机的更新换代基本都经历过。从一开始的新疆2号，到后来久保田牌半喂入式、全喂入式联合收割机，再到现在的雷沃牌履带式收割机，老封全都熟悉。“这是最新的，不但速度快，还割得好，掉粒还少，故障也低。主要解决就是效率问题。”老封介绍。

4月下旬从四川到江苏、山东，再到河北、天津进行小麦和油菜的收割作业，7月下旬派大部分车辆从东北开始水稻收割。在封心正的脑海里藏着一张行军图，上面标注着从南到北的小麦收割路线和从北到南的水稻收割路线。这两条路线的形成耗费了老封不少精力，这也是他们合作社从来不缺农活干的主要原因。

我到南通时老封的布局是这样的：几台留在四川，剩下的机器分布在南通的通州区、海门区等地，过几天大家干完手上的活再回到沛县、淮安收割。所以老封每天的工作类似于地铁的调度，要算好时间和频次，安排车辆，确保不堵车也不耽误收割。只是老封面对的突发情况可能更多些，一旦某个地方下雨或者倒伏就误了收割进程，下一站的时间和机械就要重新安排。所以每天老封都必须综合各种情况进行一轮统筹。

“评价活干得好，有两个标准：一个是麦茬要低，一个是掉粒要少。今年农场跟我们说了，要求特别高，说是要把浪费减少在收割环节。合同上特别写了这一条‘机收损失率要低于国家标准’。”老封站在地头上，看着收割机作业。

临时订单与日渐拥挤的麦田

5月27日，来南通的第5天，坐标，江心沙农场。

早上5点，天刚放亮，整个农场还未醒来，封心正起床洗漱。这些年来，他已习惯每天比合作社其他人早起半个小时，在这半个小时里，他要把一天的收割任务和进度安排妥当。

7点，刚跟着机器下田，老封就接到一个电话，看起来神色有点凝重。期间几次张了张嘴，好像要对那头说点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“行吧，你先把定位和(农田)图片给我发一下。”

最后以一种很勉强的口吻结束了对话。

“宿迁的一个农场，他们通过江心沙农场找过来，说那边缺机器，让赶去抢救小麦。”老封说他得考虑一下再做决定。

对于这个临时接到的生意，老封有点犹豫。很显然，直接拒绝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新订单的机会。可如果答应就要重新调整收割路线，那会打乱原有的计划。另外老封还有一个担心，就是第一次和宿迁的农场打交道，派谁去都不放心。

这一天，从早到晚，老封的电话响个不停。农场询问进度的，收割机需要维修的，以及从不同方面来的临时收割信息……“调度”老封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来自各方面的纷纷杂杂的事情。

也是，作为近百名跨区“麦客”的“头儿”，老封需要操心的事儿很多。除了要开拓业务，拿订单签合同，还得进行合理分工，多少台机器组合到什么地方更合适效率更高是他最主要的考虑。机器如果“扎堆”作业，不仅量不足“吃不饱”，还意味着本来能挣的钱没挣到。大型农机团队跨区作业，考验的不但是体力，还有脑力，几乎和一家公司的运营能力相当。

从一开始，老封就以他退伍军人特有的素质展现出了这种能力。

每年“三夏”，四川是跨区作业的“首战”，对于每一个跨区作业队伍来说，拿下四川的订单就意味着开个好头。2002年，封心正带着队伍来到四川，以低价收割小麦，同时承包当年的水稻收割这种“捆绑”方式增大了作业面积。

拿下四川稳定的收割订单后，封心正改变了策略，开始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，了解不同地区的作物种植情况以及成熟时间。

连跑3年，老封基本掌握了全国小麦和水稻的收割时间，并将不同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无缝对接的收割路线，沛县湖西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字也在收割路上响亮起来。

不过这几天和封心正相处，偶尔也能听到他冒出这么一句话，“现在跨区作业不好干了”。

合作社成立之初，收割价格平均在每亩70元至80元，今年小麦收割价到了40元一亩，油费从每升3元涨到了6元。

“因为到了这个时间点了，其他机器收了，相当于活就没了，所以得抢。收割价格是一年一块地往下压，他们不会从45块钱一下子到40，而是今年45、明年44、后年43。”

“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老封感慨。

“今年在四川，抬头就是几十台车，40元的价格你不干，其他队伍马上就接上，现在的行情是不怕找不到收割机，就怕没有收割订单。”“有同行无同利。”老封这样形容跨区机收这个行业。

今年他们从四川过来，遇到倒伏的情况比往年多，收割进度自然就慢一些，封心正本想借此提高一点儿价格，但未成功。

好在跨区机手能申领农业农村部门颁发的“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”，有了这个证，跨区期间可以免缴车辆高速通行费。老封算过，从四川到江苏每台机器大概能省下2200块钱的路费钱。

为了节省成本，他们尽量减少生活上的开支。平时作业结束了，就把收割机装到货车的“后舱”里，把货车停在免费的地方，再放平座椅，搁上一块木板，机手们就睡在卡车里。

当然，无论情况怎么变，老封都坚守一条——诚信。

江心沙农场的订单就是这么来的。2013年麦收期间，南通连续下了3天的大雨，农场种植的小麦眼看着已经熟了，可是轮式收割机完全下不了地，农场管事儿的找到了老封。那时候履带式收割机还很稀缺，老封想办法弄来几台，完成了抢救任务。后来江心沙农场年年都将收割任务交给封心正，也不用派人监工。

“信任嘛。”说到这里老封有点自豪。

“自己对收割质量要有要求，出发前我都给大家讲，大家都是种过地的，粮食浪费在田里着实可惜，要是你家的田你怎么干？颗粒都要归仓。合作社里更要讲规矩，不要耍小心眼，要踏踏实实干活。”接到收割任务后，老封会平均分到每个机手身上，今年江心沙农场3个生产区共1万亩地，每个生产区他分配了5台收割机，“有钱大家一起赚。”

“这么大的团队，监管是个问题吧，有人会偷懒吗？”老封摆了摆手。“其实进度很清楚。早上同时下地，什么时候放粮，晚上加多少油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谁要是偷工明年就会被‘踢’出去，现在不缺机手。”

“封叔，机器好像坏了。”正说着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老封抬头往远处的机器看了看。一台机器停在田中间。老封叫上收割机供应商的服务车，赶紧过去排查。

机器很快修好了投入作业，他们打算工作到晚上10点钟。因为下雨耽误了收割时间，需要加班加点，能抢回来一点是一点。

与老封他们这边热火朝天的景象不同，另一边路上停着6台机器，6名机手就地坐在机器遮挡的阴影里，看着远处老封他们。

听说我是记者，他们倒很乐观，“你来采访采访我们吧。”

“这边的地都没有活了，我们这种小队伍找到农活很难，每年也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听说哪儿缺机器我们就去。”

听口音好像是从河南过来的。

老封把这些小队伍称为“社会车辆”，因为没有合作社做依托，一般没有机会和农场签订合同，通常情况下只能等着抢收或者和个别种植大户合作。“机器还是太多了。”老封估计，5至10年内，很难会再有新的跨区作业机手加入，没有固定订单的小队伍迟早会被市场淘汰出去。

当然，这只是他的个人判断。

自由、无聊以及不一样的选择

烈日、高温、灰尘、噪音……早7点到晚8点，工作超过12个小时。不敢犯困、没有午休，甚至很少去卫生间。只有收割机充满放粮的时候，机手才能得空缓一会儿。这就是“铁麦客”们一年当中至少8个月的工作状态。

老封队伍里“90后”的小伙子不到20人，跟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不同的是，除了一部手机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娱乐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趁着休息的时候刷抖音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。

28日放工回来，张川快速地冲了个澡，顺势将自己放平在简陋的小床上。

张川是封心正的表弟，从事跨区作业也有10余年了。32岁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但只要钻进收割机的驾驶棚里，灰尘染黑白口罩，撒满脸后，就很难从机手中找到他了。一天作业下来都一样——黑脸得跟掏炭的似的。

张川的日常很简单，睡觉、收割、吃饭、洗漱、刷短视频，每天重复这些环节。当然，他也没什么事情可担心的，因为大部分事情老封已经解决掉了。

张川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这样就能躺着歇一歇。问他为什么干这行，以后有什么想法。他就只是腼腆地笑笑说：“跟着我哥就干上了，也没什么想法。”

45岁的张小飞是前年才加入老封的队伍，可能是因为入伙的时间不长，他的话并不多，吃完饭就直接上收割机了。老张家一儿一女，妻子陪他跨区照顾生活。女儿下学期大四正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，上个月花了不少钱报名培训班。儿子还在读小学，家里的负担比较重，全靠老张挣钱养家。

“虽然累，但是能挣到钱。”老张比较知足。收割季结束后的几个月，他还会在家里找一些水电工的零活儿干，“等到女儿毕业工作了，家里的压力就会

小一点儿，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

早早结束收割任务的贾方超回到了卡车里，32岁的他很喜欢“倒腾”机器。2009年他帮别人开收割机，干了几年，他又想为什么自己不买一台。于是，买了机器加入湖西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，跟着封叔连续干了五六年。贾方超并不觉得跨区作业辛苦，对他来说这样的工作很自由，收入也很不错。收割结束后，贾方超也会开卡车挣些钱。他不确定自己还能干多少年的跨区作业，说只要感兴趣，就会一直干下去。

有时候，老封也会动“休息”的念头。但每年年初合作社的人都陆陆续续给他打电话，问今年什么时候出发。老封想了想，舍不得放下这几十号人，咬咬牙又接着干。

老封的两个儿子，都30岁出头，一直跟着合作社跨区作业，今年又一起离开了这个行当。大儿子去了农机供应商那里工作，二儿子找到了一份苏州电子厂的工作。以前签订合同、联系供应商大儿子能分担一部分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老封自己。

老封的年纪也大了，又要忙于联系调度，没有精力再开收割机。家里的4台收割机，两个儿子各开一台，再雇上两个人，4台机器“火力全开”，收入也很可观。但是今年，老封只带了两台收割机和两名机手出来。

在这个100多人的队伍里，每个机手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出路。有的加入“麦客”当中，有的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转行干了别的。会不会就像建筑工人，或者工厂里的厂工一样，有一天“麦客”也会变得稀缺了呢？

对此老封并不担心。那些想改行的人，老封一般不会劝阻，他觉得这都很正常，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不一样，选择不一样，都能理解。

就像老封小儿子说的那样，“总不能一辈子干收割机吧。”

所以对于两个儿子的离开老封也不后悔，“年轻人还是要多出去试试，长时间干这个活对肺也不好。”

不过这几年老封也在考虑改善工作环境的问题。出来是为了挣钱，挣钱是为了什么？他觉得机手也不能太遭罪。

“呐，这个就是新机器，它加了一个封闭的驾驶室，里面有空调还有显示屏。没有过去那么多土了，他们说坐在里面像白领一样。”老封说他明年也要把车换成这样的。

麦嫂的工作与烦恼

“我去车上拿割刀”“等下去下一分场，直走右拐”，田埂间一个穿着防晒衣、戴着帽子遮住脸的女人穿梭其中，来来回回忙碌着。她叫秦贵婷，是机手徐龙的妻子。秦贵婷两口子在青岛一个公司上班，结婚后回到沛县。看到跨区作业挣钱比原来上班多，就开始跟着封叔干。

在合作社里这样的“夫妻档”很常见，女人们平时主要照顾生活起居，做一些琐碎的事情，洗衣服、做饭、记账；收割作业时帮忙量地、拿配件、问路。

刚开始跟着跨区，秦贵婷很不习惯，睡在车里、简易的洗澡间，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适应。特别是在饮食上，平时以面食馒头为主的她吃不惯米饭，还有四川偏辣的口味。但是一想，小徐一个人在外开车很辛苦，遇到机器坏了、转场作业，没个人帮着还真不行，收割回去后还要自己洗衣服，最终秦贵婷还是决定要跟车。

张开芳是老封的妻子，陪伴老封跨区作业已经20多年了。她说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。以前量地总是会有争执，她们不放心大户报上来的亩数，大户也不相信她们的量地工具。现在国营农场因为签订合同省去了量地环节，需要量地的地方通过手机上带有卫星定位的软件也能完成。

“以往为了省钱，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自己做，现在都是在饭店订餐。车上还装有便携式热水器，30秒的时间就有热水，支开简易的遮挡棚，晚上回来洗澡的问题也能解决。”

大多数时候，麦嫂们无事可做，只能坐在田边发呆。有些“90后”会玩手机，拍些收割作业的短视频发到网上，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消遣。自由和孤独，有时候就是一体两面，对不同的人意义也不一样。

在毒日头底下，女人们通常会尽量把自己保护好，她们会穿上防晒服。也会在随身背的小挎包里装上一瓶防晒霜或者护手油，和记账的小本子放在一起。

外出跟车的这几个月里她们会特别想念孩子。尤其那些三四十岁的“麦嫂”孩子都不大，留在老家由老人照看着。她们一般会在放学的时候和孩子视频，问问学习怎么样，或者说点小情话。

“有没有想妈妈呀？”电话那头的小孩子就说“想。”这边的女人就咯咯地笑。

5月29日，高温预警来袭，江心沙农场的收割任务也进入了收尾阶段。

老封仍在修练每日的功课：收割机坏了，修；进度慢了，赶。跨区作业所遇到的问题，他都能迎刃而解，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他。

可是老封说也有一件事他解决不了，再过几年他就要退休了，这队伍交给谁？

“退休？”

“干不动了不就得退休嘛。”

当然，那都是比较遥远的事了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安安稳稳度过这个收获季，让机手们赚到想赚的钱。

老封最后还是决定接下宿迁这一单。他找了根棍子蹲在地上画了会儿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路线图，横一条，竖一道，然后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

“明天带15台收割机过来，收在前面啊，干得差不多了大部队就要先走，到时候留下3台机器保证给你收完。放心。”